

從糖業看台灣

耿庸 著



泥土社

從糖業看台灣

耿庸 著

· 泥土社 ·

從糖業看台灣

著者

耿庸

發行者

應非村

出版者

泥土社

上海溧陽路一二五六弄 號

・一九五一年一月初版・



封面設計：王 琦

價：5000

目次：

從這兒開始·····	一
自然條件與甘蔗種植·····	三
在苦難的歲月裏面·····	三
被迫爲他人作嫁五十年·····	三
五年來遍體鱗傷·····	五
向着解放·····	六
後記·····	九

從這兒開始

一

貫穿着台灣糖業發展的全過程的是台灣和台灣人民的苦難。這裏面包含着煩惱的許多問題。

在長遠的年月以前，台灣的拓荒者一面既是堅決反抗異族壓迫的人民^①，一面又是竭力征服自然環境的勞動者，頑韌而強烈的自由生活的意志所帶起來的鬥爭精神，一直就成爲了台灣人民最可寶貴的傳統的性格。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自十七世以來，台灣就開始受到異族伴隨着侵略而來的商業資本的基於掠奪的「培養」，從而，首先也就開始了土地的集中形態。在十七世紀

• 1 •

二十年代，荷蘭東印度公司集中了廣闊的土地，担当台灣最大的地主，大規模地從台灣榨取商業利潤和土地所有的收入，置當時農業社會的台灣人民於商業資本主義的農奴的地位。

土地集中形態在日帝統治時代發展到了空前的規模。據一九四二年不完全的統計，在台灣農耕地土地全面積八八六、二五甲[●]中，被日帝和日帝官僚、財閥資本所囊括獨佔的土地佔了百分之七十二・三九，其餘百分之二十七・六一的土地才歸於台灣人民所有；而在接近四百萬的台灣農民中，有三分之二以上是無地地少的農民，為數不足兩百的大地主佔有將近一半的土地。

在嚴重的土地集中形態上建立起來的生產關係，大大地便利了封建剝削的

● 單在日帝佔領期內，自一八九六年十二月林大北暴動到一九一五年苗栗暴動的二十年間，台灣人民武裝反日鬥爭此伏彼起，連續百餘次，有「三月一小變，半年一大變」的稱號。一九三〇、三三、三六年的武裝暴動也都是典型例子。

● 每甲土地等於一四・四五畝或〇・九六九公頃。

進行。而這種封建剝削，在台灣資本主義化的過程中繼續被反動統治者珍貴地保留下來。大約自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起，台灣勞動人民，主要是農民，便置身於既受資本主義、帝國主義方式的剝削，又受封建主義方式的剝削的狀態中。

這樣就激起了鬥爭，並且不能不是嚴酷的鬥爭。

但是，台灣人民的鬥爭，民主革命的性質受民族革命的性質所概括和所掩蓋，階級的利益服從並服役於民族的利益；同時，嚴格說來，台灣人民的鬥爭缺乏具體而積極的支援，民族統一戰線形態的組織內部，妥協性極大的地主階級又佔居領導的地位。這就決定了置身於艱鉅的鬥爭裏面的台灣人民，一開始就擔負了在折磨中作兩條路線的鬥爭的任務。

鬥爭持續着，壓迫也來得更重。

表現在糖業上的台灣人民的受難，就是在這樣的歷史的和社會的背景上出現的。

還應當進一步地分析：

這先要自台灣糖業的發展情況來說。在台灣農業資源中，甘蔗居於僅次於米的位置，這種情況使台灣糖業在早期就有了一定規模的基礎；但是限於自然條件和種植條件，台灣並不適於作爲一個龐大地發展糖業的地域。台灣農民之所以種植甘蔗，從對原來的種植區域的考察可以得到這樣的認識：台灣甘蔗種植區域集中於中南部的一個狹長地帶——在那兒，土地大都屬於砂質，秋季以後的降雨量不大，加上海岸暴風的侵襲，一般說來並不適宜於農作物的種植耕耘，細葉植物尤其如此，於是，不甘於荒廢土地的農民就選種了比較起來是不畏水旱的甘蔗了。

一八九五年，日帝侵略者自滿清政府手裏奪佔了台灣，由於日本自己是個砂糖消費量很大的缺糖國，由於台灣糖業已經具有了相當的基礎，特別是，由

於殖民地經濟政策，即帝國主義的掠奪慾求，台灣糖業便這樣被決定要超自然和超經濟地發展起來。

爲了達到這個目的，頭一個步驟就是擴大甘蔗的種植面積，這有兩種方式，其一是開拓新的農業區域，即墾荒；又其一是，佔用原來的稻作面積。但前者需要較多的時間和金錢，因此，日帝在開始時候就採用第二種方式，也就是，要從農耕地——主要是稻作水田中移讓一部份的土地用來栽種甘蔗，好使甘蔗的收穫量提高。我們現在缺乏初期台灣甘蔗種植面積的數字，因此無法確定日帝強制下的甘蔗種植面積是在怎樣的基礎上擴充起來的；但在一九〇四年，甘蔗的種植面積不過二萬五千甲，到了最盛時期的一九三八——三九年，甘蔗的種植面積已經擴大到十六萬七千餘甲，佔了農耕地面積八八六、二二五甲的百分之十九，而在其他的年份裏面，甘蔗的種植面積平均維持着十萬甲以上的水平。如果以一九〇四年的狀況爲基準，那麼，甘蔗種植經常排斥了七萬五千甲至十四萬甲土地上的米穀生產。

跟着甘蔗種植面積的擴大而來的，是把稻作農民吸引到甘蔗種植上面來的步驟。以「農民固着於土地」的邏輯來說，這個步驟的實施並無問題，因為這不過是具體勞動的對象性的變換罷了；但是實際上不然。

這關鍵着農民的利益的問題。假若甘蔗生產的利益大過於其他農作物，特別是大過於米穀生產，那麼，農民是樂意於放棄後者，投到甘蔗種植的勞動中去；但是，比較甘蔗和米穀種植的收支狀況，以甲為單位的生產所得，甘蔗為八百七十日圓，米穀為七百七十二日圓，似乎甘蔗種植更為有利，但在支出方面栽種甘蔗無論在蔗苗上、肥料上、地租上都需要比米穀生產化費更大的成本，並且沒有米穀生產間歇期的難作收穫，因而在實際上，每甲的甘蔗種植收支要使農民虧累一百餘日圓，而每甲的米穀種植却可以使農民有若干的盈益或虧累得較少。這種情形在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三八年特別明顯。

但是，爲了建立「糖業帝國主義」，台灣農民的利益是決不包括在日帝的考慮中的。

壓迫民族與被壓迫民族的矛盾、壓迫階級與被壓迫階級的矛盾結合在殖民地的產業的生產關係上了。優勢暫時掌握在壓迫者手裏。日帝使用了各種辦法來圍範農民於甘蔗種植的勞動中，估計經常的蔗農人口爲農業人口的百分之三十上下，即自十二萬至十五萬戶，約一百至一百二十萬人。

米穀生產的被排斥和農民利益的被犧牲，這就是爲了提供日帝及其官僚——財閥資本家以榨取工具的一「糖業帝國主義」的代價，糖業愈是發展，榨取也就愈大。吃糖的人和做糖的人，在這樣的關係裏面決不同甘共苦的。

三

一九四五年十月，蔣介石國民黨反動派湧入了台灣。和其他的產業一起，糖業也被這個殘民賣國的反動統治集團劫收並歸入於官僚壟斷資本的系統裏面去了。

台灣人民熱情地歡迎了反動派，不用幾天，台灣人民就發覺了迎來的不過

是豬；在那往後的日子裏，這一隻青天白日牌的豬表現了它確實是豬之外，還兼有着其他的品性：綜合了一切野蠻、貪鄙、惡毒的禽獸的品性。

這樣的豬的嘴巴伸到那兒，就毀了那兒。台灣糖業不但不能「光復」，還要更加遭殃；然而，美國帝國主義的罪惡的血手也跟着「撫摸」到台灣糖業上來。殖民地的惡運還沒有過去，災禍，一個上面又疊上一個。

根據一九四四年的調查，日帝及其財閥資本家在台灣的企業單位共爲一千九百〇二個，約佔台灣企業總數的百分之九十一。一九四五年末，這些日帝自台灣掠奪得來並用以掠奪台灣的工具，全部落到國民黨反動派的「中山袋」^②中，成爲四大家族的「戰利品」和剝削工具。在一九四六——四八年初，蔣介石匪幫以大量的台灣糧食和工業品供應它在大陸中國發動的內戰的需求，使台灣人民繼續負荷着極大的軍需重担，却一丁點兒也不給予應有的再生產條件，

② 國民黨反動派的官僚們穿着中山裝，口袋多而大，而官僚們又無不貪污舞弊，台灣人民便用「中山袋」來稱呼他們。

這種只取不給的結果，很快地就使許多工廠和礦廠倒閉了。在農村，產米的台灣的農民反而陷於饑饉，能夠有雜糧維持生存甚而是很大的福運了。在日帝統治時代，台灣農村的失業人口湧向城市去，成為產業後備軍；國民黨反動派在統治台灣的最初的三年內，就開始嚴重地造成了交流的和倒流的現象，——不是失業者回到農村來參加生產勞動，而是成為垂頭喪氣的農業後備軍了。農業勞動力的過剩大大威脅了貧僱農，農民的生活降到極低的限度，地主則進行了更其得意的榨取。

台灣蔗農自然沒能夠例外於這個命運。事實上，由於糖廠的大都陷於停頓（一九四九年台灣工業總生產額低落到只達戰前水平的百分之四十，糖業部份更為低降），甘蔗生產變成相對過剩，價格猛跌，再加上反動派「結價收購」的層層剝削，蔗農的生活就陷入了空前惡劣的景況。

這一時期，美帝獨佔資本以受到反動國民黨歡迎的身份侵入了台灣。這非但不能解脫台灣人民的痛苦，恰恰倒是加重了它。

美帝的投資台灣，主要是爲了專橫地變中國人民的土地爲它的經濟上的殖民地和軍事上的戰略基地；在這個目的之下，美帝即使有一點兒「便宜」給台灣人民，也是爲了千倍於此的掠奪和奴役。

壓迫來得更重，然而，鬥爭也就更爲堅決而猛烈。

台灣人民的受難已經到了最後。

四

解放就要到達台灣。

這是台灣人民的偉大莊嚴的大翻身的前夕。形勢是，在反人民的那一面，蔣介石匪幫已經只賸下了虛浮的叫囂，是不堪一擊的了，因而是愈加無恥和愈加糾纏地投靠美國帝國主義；後者則已經武裝侵略台灣，實際上已經通過了蔣介石匪幫統治的形式而成爲了今日台灣的罪惡之集中的統治者。在反帝國主義、反封建主義和反官僚資本主義的這一面，大陸的中國人民已經翻身，成爲

了自己祖國的主人，並在人民自己的國家建立起來的一年來的長足進展之中積集了強大無敵的力量，堅決要解放自己的領土台灣和自己的兄弟台灣人民；同時，具有着反壓迫的鬥爭傳統的台灣人民，在美帝和蔣介石匪幫的欺虐壓迫之下，特別是受到了中國大陸兄弟的解放鬥爭的勝利、以及因此而美好起來了的生活，所鼓舞和所號召，是在更緊密地團結起來，構成了打垮敵人、解放自己的堅強戰線；而在人民解放鬥爭的進行中，呼應着以千萬爲計算單位的廣大世界和人民團結在一起的反對帝國主義戰爭挑撥者的鬥爭。

一個驚天動地的社會性質的變革將隨着解放鬥爭的必然的勝利而出現在台灣。我們可以預期，新民主主義，一如它在中國大陸所已經建造起來的光輝的成就，將在台灣建造一個全新的局面。那些在台灣作孽的鬼蜮，那些帝國主義及其臣僕的官僚——買辦資本主義、那些封建主義，將被完全根本拔除和受到無情的清算。台灣，在中國新民主主義經濟建設的一環的地位中，將合理地和旺盛地前進；台灣糖業，那時候要以嶄新的態勢發展，在符合於人民利益和國

家利益的原則下健全起來。

時間前進着，莊嚴光輝的日子在轟轟烈烈昂然而來。
但是，我們要全盤地看一下台灣糖業——